

文化翻译理论视阈下中国诗词中叠字的翻译研究

李卓华

广州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

DOI:10.32629/jief.v7i9.18283

[摘要] 现在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诗词的译文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古代诗词含有大量的叠字,这一特色文学修辞,常用作加强音形美的手法和表达人的情感。本文以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理论,研究中国诗词中叠字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 文化翻译理论; 中国诗词翻译; 叠字

中图分类号: G355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Repeated Characters in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Zhuohua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Abstract] Nowadays, Chinese culture is exerting an increasingly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world.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is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cient Chinese poetry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repeated characters. This distinctive literary rhetorical device is often used as a way to enhance the beauty of sound and form and to express people's emotions. This article,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reduplicated characters in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reduplication

引言

诗词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灵魂,其中大量作品运用叠字这一修辞手法,赋予诗词的音律美,使诗词在音节上或舒展悠扬,或情真意切,成为中国古代诗词中一大语言特色,使无数诗句流传至今。如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中叠字就有20字,这首词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经典作品。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中指出,叠字是由两个相同的音节重叠而成的双音词,叠字表达在英汉两种语言体系中存在很大的差异,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考量字词句的意义,还要考虑最大化实现对目标语受众信息的转达,因此,叠字的翻译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转换和跨文化沟通。

1 文化翻译理论

20世纪80年代,英国翻译理论家、文化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Susuan Bassnett)提出翻译应从文化层面而非仅从语言方面进行考量,翻译应以文化为单位而非以词语为单位,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层面拓展到更广阔的文化视野^[1]。文化翻译理论强调翻译需要考虑文化差异,既要关注语言转换,又要重视文化意义传递。该理论将文化视为翻译的基本单位,要求译者理解、融入、推介源语文化,最终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标。因此,文化翻译行为的目标是准确有效地把源文化信息传递给目标受众,实现文化上的功能对等。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

(1990)的文化翻译理论强调源语言文化和目标语言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即译者不仅要准确解读源语的文化信息,还需确保其在目标语文化环境中的认知适配度^[2]。这一双重要求促使译者在处理文本时灵活采用多样化策略,以便在保证文化信息的真实传递与目标受众的接受程度之间找到最佳平衡,进而提升跨文化交流的效果^[3]。

2 文化翻译理论下叠字的翻译研究

2.1 直译

直译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完整保留源文本的核心内容与思想主旨的同时,应该尽可能还原其语言形式、结构特征与字词本义的翻译方法。因此,译者需要在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差异之间寻找平衡,既不随意增删原文信息,也不刻意改变原文的表达逻辑,力求让译文在传递意义的同时,最大限度复刻原文的语言质感与表达风格。在跨文化语境下,直译通过保留源文本的语言形式与文化符号,成为连接不同语言、传递文化内涵的重要桥梁。

例1: 在李清照的《声声慢》中,叠字“寻寻觅觅”被译为“Searching, seeking”(许渊冲译版)。原文中的“寻”意为“找,搜求”,“searching”强调“仔细搜寻、探查”的动作属性,与“寻”的内涵高度契合;原文的“觅”意为“寻求,找到某物”,

“seeking”则突出“主动寻求、力图获取”的心理倾向,对应了“觅”的深层意蕴。用“searching”与“seeking”两个英语词汇进行直译,都有“寻找”的意思,还原了这种语义差别,实现了词汇层面的精准对等。

根据文化翻译理论,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而是对源文本进行解构与重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其最终目标是让译文在目标文化语境中实现与源文本的功能对等,既要传递文字表层含义,更要再现源文本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寻寻觅觅”作为汉语特有的叠字结构,不仅表意,也在于叠字形式所营造的音律美与韵律感如重复的音节缓缓铺陈,表达了词人绵长不绝的愁绪。原文“寻寻”和“觅觅”都是表达“正在寻找某物”的状态。在“寻寻觅觅”翻译中,译者分别用了“searching”和“seeking”两个现在分词并列结构来表达正在进行的状态,既保留了原文的对仗工整,又通过现在分词的语法属性,精准传达出“正在寻找某物”的持续状态,译文从结构上,兼顾了语言形式与表意功能,在形式上,双词并列的结构与汉语叠字的重复韵律形成呼应,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表意层面上,现在分词的动态感完美复刻了词人茫然四顾、持续探求的行为状态,让英语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词人内心的孤寂与彷徨,这种翻译与原句的结构形式保持一致。词汇的对应确保了语言层面的意义传递,避免因过度意译导致原文语义的流失;结构形式的契合则最大程度保留了汉语古典诗词的艺术特质,让英语读者得以领略汉语叠字修辞的独特魅力,完成了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审美传递,同时实现了语言和文化理解上的双重对等。由此可见,在“寻寻觅觅”(searching, seeking)译文中实现了文化翻译理论下的直译。

例2: 在欧阳修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中,“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中的“匆匆”以叠字修辞强化时光流逝之迅疾,刻画了欢聚的短暂、离别的仓促的样子。这句词表达了词人对人生聚散无常的深沉喟叹,表达了对人生的欢聚与别离总是如此短暂而产生的怅恨。“聚散苦匆匆”译为“In haste to meet and part”,其中叠字“匆匆”对应了haste(匆忙之意),一词凝练概括,既精准传递出“匆匆”所强调的时间紧迫感,又通过前置的in haste结构,将“聚散”这一行为笼罩在仓促的氛围之中,让目标读者能够直观感知到词人对聚散转瞬即逝的惋惜,实现直译的同时,也把诗人对在亲人朋友之间聚散匆匆的感慨和无法纾解的怅恨表达出来。

文化翻译理论强调,译者既要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以确保译文易于理解和接受,又要精准地传达原文的深层含义,保持原文的精髓和神韵^[4]。在中国古典文化语境中,“聚散”是极具代表性的情感母题,它根植于古人对生命无常的认知,承载着亲友离别、故人难寻的怅惘情愫,这种情感并非个人独有,而是具有广泛共鸣的集体文化记忆。译文“In haste to meet and part”传递出对亲友欢聚时光短暂、离别倏然而至的绵长怅恨。这既以直译的思路还原了词句的核心语义,又以灵活的表达传递了原文的情感内核与文化意蕴,真正实现了语言对等与文化

传播的双重目标。由此可见,在“聚散苦匆匆”(In haste to meet and part)译文中实现了文化翻译理论下的直译。

2.2 意译

意译法是一种以意义为主导的翻译方法,其核心思想是以传达原作品的意义为主要目的,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采用换词、调整语序、增删内容等手段来传达原作品的意义。意译法的优点是适应性强,可以克服文化差异,可以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一些更贴近目标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使得翻译更加自然流畅^[5]。意译追求的是传达原文的核心意思和精神,而非拘泥于原文逐字逐句的结构和字面形式。

例3: 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被译为“In maple leaves and rushes autumn seemed to sigh”,这句词是描述诗人在秋夜,到浔阳江头送别时看到“冷风吹落了枫叶,芦花在秋风萧索”的场景。其中叠字“瑟瑟”在汉语中指轻微的、细碎的声响,既可以形容秋风掠过草木的簌簌之声,也暗含着秋意萧索、万物凋零的清冷质感,是听觉与视觉、景物与心境的双重凝练。译者结合原文语境中用autumn seemed to sigh来形容枫树、芦荻被秋风吹动的声音,表达出原文秋夜送客的萧瑟落寞之感。根据文化翻译理论,翻译,译者需充分考量源文本的文化语境与目标受众的认知习惯,通过解构与重构,分析原文的文化语境,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功能对等,让译文在目标文化中既能被理解,又能完整保留源文本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译者结合全诗的情感语境,以“autumn seemed to sigh”这一拟人化表达,对“秋瑟瑟”的内涵进行重构。“sigh”即“叹息”,本是人类抒发惆怅、感伤情绪的动作,译者将其赋予“autumn”(秋),不仅将秋风掠过枫叶荻花的簌簌之声,转化为秋日的一声悠长叹息,更将无形的秋意与诗人的离愁别绪紧密相连。让目标语读者不再是单纯“看见”枫叶荻花的秋景,更能“听见”并“感受”到那份萦绕在江头的落寞与怅惘,保留了诗人愁绪难遣的意境,还原了原诗以景衬情的艺术手法。由此可见,在文化翻译理论指导下,意译适用于“秋瑟瑟”(autumn seem to sigh)的翻译。

2.3 减译

减译是指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语义、把握目标语言表达逻辑与文化习惯的基础上,对原文中冗余重复的信息、不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的修饰成分,以提升译文的简洁性和流畅性,其核心原则是“减形不损义”。

例4: 在《声声慢》的开篇中,“凄凄惨惨戚戚”用了三对叠字层层递进,将词人内心的悲怆、孤寂与哀愁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在汉语中,“凄”形容人触景生情的凄凉,“惨”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戚,“戚”形容人产生萦绕心头的怅惘,三重语义交织叠加,构建出浓重的伤感氛围,表达出诗人心中无限的悲伤和哀愁,“moody”在英语中用于形容人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的状态,而“gloomy”用于强调一种深陷悲伤且裹挟着绝望感的心境。在译文中只使用了两个形容词“moody”和“gloomy”,已表达出表达了原文的悲伤和抑郁情绪,译者不拘泥于原文叠字的数

量,对重复的语义信息做出了合理删减,用两词表达三对叠字的语义,可见,在“凄凄惨惨戚戚”(moody, gloomy)中实现了减译。

文化翻译理论指出,翻译是一个文化解码和语言重构的过程,译者在翻译时应充分考量目标语读者的文化环境与认知习惯,在保证译文理解度与接受度的前提下,兼顾原文的语言特色与深层文化内涵。在《声声慢》中,“凄凄惨惨戚戚”的“凄”、“惨”和“戚”都是描写悲伤和孤独情绪的形容词,核心语义高度重合。译文也使用了形容词“moody”和“gloomy”,匹配了原词“凄凄惨惨戚戚”三组叠词的表意功能,实现了语言功能上的对等。此外,在修辞层面上,原词以“戚”收尾,韵母为“i”,而译文中的“moody”与“gloomy”,词尾均带有相同的“-y”后缀,发音为/i/,译文复刻了原诗词押尾韵的语言修辞风格,两者在音韵上形成了和谐统一的韵律感。由此可见,将“凄凄惨惨戚戚”译为“moody, gloomy”,并非简单的语义缩减,而是译者在文化翻译理论指导下,兼顾语义传递、功能对等与修辞美感的减译实践。

3 结语

中国古诗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瑰宝,诗词中叠字的运用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中华文化底蕴厚度的体现。做好古诗词的翻译,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也是证明中国软实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发现,在文化翻译理论指导下,直译、意译和减译等翻译方法适用于中国古诗词中叠字的翻译,为古典诗词的英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未来可再深入研究其他翻译方法,助力中国诗词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实现多元的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李庆瑞.文化翻译理论视域下的英语俚语翻译探赜[J].西部学刊,2025,(13):159-163.

[2]BASSNETT S,LEFEVERE A.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M].New York:Printer Publisher,1990.

[3]朱晓钰,纪琳.文化翻译理论视域下游戏文本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黑神话:悟空》为例[J].英语广场,2025,(28):12-15.

[4]孙瑞悦,王颖.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汉译研究[J].现代英语,2024,(04):109-111.

[5]李云仙.文学作品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影响与翻译方法分析[J].汉字文化,2023,(15):160-162.

作者简介:

李卓华(1978--),女,汉族,广东茂名,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翻译。